



馬端肅公奏議序

予聞端肅馬公爲舊名臣覽三記莫不高其制  
禦夷狄之略而想見其人旣以使楚得拜祠下  
以仰公肖像而戰功圖之壁間其討哈密誅滿  
四撫東夷炯然在目越歲而予巡於淮乃鈞人  
守揚州魏君出公遺編以示予又得以盡公之  
議論嘗謂成周建都洛邑以據中和之宅當其  
時周召閔宜之徒莫不疏附後先以成熙和之  
治宋至仁英君子相應和於時論道者旣高潔  
於六經之上敷政者保守於敦大之裕韓范富



歐之戰略職業從容大雅有成周之風乃端肅  
馬公者蓋河洛之遺雄也公事

### 憲廟

孝皇所遇得行其志偶有齟齬皆以身當之設策制  
略以禦徼夷中貴口語坐視無恐非其大有得  
者詎至是耶且其持憲以立風紀本兵以制戎  
狄秉衡以序百官督撫以阜生民其設策運智  
之妙整刷保釐之方得之心而運之事投其機  
而協諸會者利澤孚於上下功德被於民物至  
今猶享之而其心不可得追考也所可徵者惟

### 奏橐數帙而已其大者論格

君心之非其要者論教

太子之術其論十有五事而天下之風紀以明其  
論保民固本迭疏再上而天下之民志以通備  
極於兵農錢穀之數祀典風俗之宜其詞切要  
正大如布帛菽粟自益於日用即此亦可觀公  
之大略矣昔人謂好觀故事有補於治若公之  
奏議其可闕遺魏君守揚州治尚敦厚而志在  
公奏橐其終身所依以師法者將舍是奚之公  
在晉秦之地多有顯功實業魏君之擢憲副將

之晉必覓其行事之蹟而更刻之可也作刻奏  
議序

嘉靖丁未歲長至日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華亭謝應徵書



馬端肅公奏議目錄

同郡後學魏尚綸編集

卷之一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

全 聖德以隆治道事

法乾健以勤 聖政事

豫教 皇儲以隆國本事

恭請 皇太子御經帷以隆睿學事

卷之二

陳言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 凡十  
五條



選賢能以任風憲 禁撫拾以戒賊官  
擇人才以典刑獄 責成效以革姦弊  
申命令以修庶務 逐術士以防扇惑  
擇守令以固邦本 嚴考覈以示懲勸  
禁公罰以勵士風 廣儲積以足國用  
恤土人以防後患 清僧道以杜遊食  
敦懷柔以安四夷 節財用以蘇民困  
足兵戎以禦外侮

卷之三

選輔導豫防閑以保全 宗室事

釐正選法事

作養人材以備任使事

重明詔信老臣以慎初政事

卷之四

巡撫事凡七條

重守令以廣德澤 添風憲以撫流民

增課鈔以贍軍用 恤軍士以蓄銳氣

清軍丁以杜勾擾 存遠軍以實兵備

禁通番以絕邊患

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卷之五

思患豫防事

賑恤饑民以固邦本事

恤民困以固邦本事

處置銀兩以濟邊餉事

豫備糧草以備軍餉事

分豁支用官銀豫備邊儲事

卷之六

大祀犧牲事

豫祈雨澤以冀豐年事

釐正祀典事

祛除邪術以崇正道事

申明舊章以厚風化事

卷之七

蘇民困以弭災異事

地震非常事

暫且停止奉送神像以蘇民困事

災異事

卷之八

因災變思患豫防以保固南都事



傳奉事

凡二條

戒百官以修庶政 清傳奉以節冗費

追究庸醫用藥非宜明正其罪事

釐正封贈事

### 卷之九

傳奉事

凡九條

汰冗員以節國用 育人材以備任使

恤百姓以固邦本 清屯田以復舊制

重鹽法以備急用 廣儲蓄以備凶荒

撫流移以正版籍 革大弊以蘇軍民

慎刑獄以重民命

### 卷之十

嚴武備以伐北虜姦謀事

撫恤南都軍民事

驅逐虜寇出套以防後患事

豫防虜患以保重地方事

思患豫防以安地方事

### 卷之十一

慎守備以防不虞事

禁伐邊山林木以資保障事

添設巡撫以保安地方事  
修飭武備防不虞事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材事

卷之十二

會集廷臣計議禦虜方略以絕大患事  
賞勞邊軍激勵銳氣事

卷之十三

大修武備以豫防虜患事  
成造堅甲利兵以防虜患事

卷之十四

乞恩優容言官事  
豫防黠虜姦謀事  
經略近京邊備以豫防虜患事  
緊急賊情事

卷之十五

陳言申明職掌清理刑獄事  
講明律意以重民命事  
申明舊章以正罰俸事  
申明律意以弭盜賊事  
潔淨皇城門禁以壯國威事



卷之十六

乞 恩終制事

再乞 恩終制事

迴避讐害大臣事

陳情乞 恩休致事

陳情乞 恩罷歸田里以弭天變事

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保晚節事

復乞 天恩憐憫衰疾容令休致以全晚節事

乞 恩憐憫衰老容令休致事

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以避賢路事

陳情衰老乞 恩休致事

國子生江都葛洞校正

馬端肅公奏議目錄終

書刻馬端肅公奏議後

太師鈞陽端肅馬公歿且四十餘年其孫長史  
君天祐始以其奏草示予爲之編次請於  
侍御謝公序之付國子生葛子開校刻于邗江  
書館君子謂長史君繼述之賢侍御公表章之  
公於是槩可紀云嗟乎端肅公忠蓋效于

英 憲 孝

武之朝其勲業載諸史冊名聞乎



中國四夷而其蹟見乎遺橐數帙如是而已夫韓  
余王劉

明之良也我不敢知曰其終永媿于休伊傳周召  
商周之烈也我不敢知曰其尚追配于古之  
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公曰文王我師言其  
近而可述也予鈞人也將奚述乎師乎端肅公  
足矣刻成適予遷山西副使遂攜帙以行將有  
所考焉昔嘉靖丁未長至日  
賜進士知揚州府前刑科右給事中東麓魏尚綸  
謹跋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一



同郡後學魏尚綸編集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正心謹始以隆繼述事切惟人君之要莫大  
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又  
在主乎敬焉爾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  
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  
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若敬有不存  
則心放心放則德不謹而萬事俱不立矣尚何



望其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隆治道也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神聖知勇始以布衣

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  
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  
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爲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  
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也  
逮我

累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憂勤惕  
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  
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

天法

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黜異  
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太學凡古帝  
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



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可以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可以陋漢唐而

皇明之大業可以保之於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

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之所當察也

皇上纘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凝

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乎此心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流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徃徃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爲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爾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



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  
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德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蓋欲高宗修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  
高宗爲商令主伊尹傳說爲商名臣治道之隆  
蓋有以也況邇來各處水旱灾傷天鳴地震是  
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

君之意此正法古修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  
伏望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

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

朝之後萬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頤養天和澄心靜  
慮以默思治道日御

便殿召見儒臣或俗說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政  
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爲辯析孰爲道心孰爲  
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而不  
治用是以親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皇太后皇后兩宮益隆其孝養於

親王介弟益篤其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竒技淫



巧之獻必禁之而責其人珍禽異獸之貢必却之而塞其釁大政事之疑必

召內閣大臣面議而後行或文武大臣有關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降勅戒飭務在保境以安民於在京武備

勅令總兵等官嚴加訓練足以防奸而禦侮科道爲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曲賜其寬貸大臣爲人

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爲之優隆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任用之浮

躁回邪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貳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

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致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致太僭浪費錢糧宜皆減省無益祈禱不必修建於

宗室則推恩而昭德於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地土暫免踏勘凡百用度悉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爲眩惑堯舜之道亦不過此



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不忝而於天變亦可以少弭矣

臣本以庸才叨總風紀日夜思惟無由補報伏

望少寬斧鉞之誅俯納芻蕘之語身體而力行

之天下幸甚  
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

親齎謹題請

旨

弘治元年 月 日題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為全

聖德以隆治道事臣切惟自古帝王聖德雖由天縱

亦由於進修也且聖莫聖於堯舜禹湯文武故

書稱堯曰克明峻德稱舜曰舜好問而察邇言

稱禹曰克勤克儉卑宮室惡衣服稱湯曰以禮

制心以義制事稱文王曰緝熙敬止以此觀之

則古二帝三王之聖德未嘗不由於進修而進

修未嘗不先於節儉仰惟

皇上聰明睿知本乎自然聖神文武出於天性曩在



春宮天下臣民皆知其有堯舜之資矣繼登

寶位四載于茲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奇技淫巧之不

好珍禽異獸之不蓄躬行節儉賞與不濫開言

路容直言優禮大臣寬卹刑獄却獅子於西域

退海青於女直天下幸甚近聞欲湖浙添差抽

分內臣甘陝織造各樣絨褐有司罷於奔命臣

惟地方未寧陝西連遭荒旱百姓死亡過半田

多荒蕪瘡痍未復其湖廣浙江設立抽分蓋因

漕運京儲該用糧船一萬餘隻天下有司買辦

木植不前所司建議抽分實爲補造運船而設

即日運軍尚自陪補一半十分困苦若令甘陝

織造雲褐雖支官錢未免拘令婦女在官撚線

男子在官上工必生嗟怨其湖浙若添內臣抽

分各處客商聞之決然不敢販賣木植價益騰

貴必悞打造運船而運軍愈受其害逃亡必多

所係非細

皇上即位以來凡事悉法

祖宗此二事皆

祖宗朝所未行也況不係有益

國家重大事務若遽行之誠恐軍民驚駭以爲此



數年未輕差遣內臣抽取木植及自來不曾着  
令陝西織造蟒龍雲褐況今天下民困財竭兵  
食不足差去官員帶令人衆雖不害人終要供  
給及回還之日裝載木植該用馬快船二三百  
隻人夫數千餘名沿途官司未免勞擾伏望  
皇上遠法二帝三王之儉德近遵

祖宗列聖之良圖收回

成命該用木植或令南京守備內臣將龍江瓦屑抽  
分竹木局及就差南京內官前去蕪湖揀選已  
抽分堪用者陸續運來應用或令

下有司買辦送納其雲褐亦非供用之物織造  
實爲靡費若備賞賜自有江南織造段疋何必  
用此毛褐方成錫賚且昔西旅貢縠武王受之  
召公奭拳拳告戒至勤一篇之訓夫以武王之  
聖受此一縠似未爲害而召公告戒之切者蓋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老臣輔君正當如是而武  
王終能聽之載在經書垂之萬世臣荷蒙

皇上厚恩委以重任義同休戚遭逢

皇上堯舜之君日夜思惟無由補報觀茲二者事雖  
若細關於



聖德寔大事雖若小繫於天下

國家寔重臣若隱忍不言萬一為

皇上聖德之累臣負國之罪將何所逃豈不有孤

皇上之付託哉伏願

皇上將臣所言

留神采納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拳拳忠愛之至謹題請

旨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奏為法乾健以勤

聖政事照得近來各處具

奏地震而雲南尤甚邇者玄象示警彗星偶見此

皆

上天仁愛

皇上之意也

皇上憂勤惕勵減膳撤樂凡有遊燕悉為停止此又

應天以實而不以虛文也將見彗星漸消與宋

景公一言而熒惑退三舍者無異信乎天人相

與之際甚不偶矣臣惟帝王之德莫先於勤勤則裁決萬幾而無少壅滯上天之道惟在於健健則發生萬物而無或差忒是則天道聖德實相昭合故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禹之告舜亦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天位艱哉史書美大禹曰克勤克儉是皆以勤而成聖德所以載之經史而垂光萬世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至

憲宗純皇帝俱昧爽視

朝早朝後日每二次裁決在京各衙門并天下一應章奏或有大政事復

召大臣面議而行此我

朝

列聖之定規也恭惟

皇上膺

上天之眷命紹

祖宗之鴻圖

即位之初宵衣旰食勵精圖治視

朝決事悉遵

祖宗舊規日長時月每日又有午



朝之舉誠足以媲美古帝王而克紹祖宗也近年以來視

朝稍晏間或早而復晏日止裁決章奏一次此固皇上願養天和保固

聖躬雖得君逸臣勞之道但所其無逸帝王所重仰惟

皇上清心講學節膳寡慾聲色不邇貨利不殖篤志以求道游藝以養心雖古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亦不過此又豈待於他有所求哉今視

朝固亦早矣但日止裁決庶事一次非所以率由舊章而垂法後昆也甚有以掩

皇上勤政之心其於聖德所關甚大臣切惜焉伏望

皇上自今法天道之健遵祖宗之訓每日二次裁決庶務而視

朝常常如此則聖心之勤不異於初政

祖宗之規不改於今日其於

聖德實非小補而底堯舜之治亦不難矣伏乞  
聖明留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豫教

皇儲以隆

國本事臣惟

太子國之儲貳後世

社稷之安危繫焉所當豫教者也故大易有養蒙  
之卦禮記載教世子之篇自古帝王之君天下  
憂深思遠者未嘗不以此爲先務也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敬

天勤民法



祖圖治至仁洽於四海大孝隆於  
兩宮聲色之不邇貨利之不殖是以

皇天眷顧

祖宗垂佑誕生

皇子實出

中宮爰自去春巳正

儲位

神器有歸

宗祧是託此誠

國家萬萬年無疆之休也臣聞

皇太子姿表異常質性聰睿茲已能言能行矣不可  
不早爲之教養也蓋童蒙之時良知良能未有  
所誘天真渾然不早教之一有放失習與性成  
他日雖有良師良傳教之亦難入矣昔成王始  
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  
唐叔與遊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  
鄙所以養成德性及其爲君也克紹文武之業  
而爲有周令主此其豫教太子之明驗也爲今  
之計必選醇謹老成頗知書史宮人如  
衛聖夫人楊氏者保抱扶侍於凡言語必教之以



真正之音而非禮褻狎之語不使之聞於耳於  
行步必教之端莊慎重而非禮邪僻之事不使  
之接於目教之不忍教之有儀以養其仁義之  
心教之恭肅教之分別以養其禮智之心  
內庭之宴鐘鼓司承應不使之觀元宵之節鼇山  
之戲不使之見至於佛老之教尤不宜口誦其  
言目觀其像而信之篤遊戲之事不宜任其所  
好遂其所欲而嗜之深迨夫稍長嚴

勅東宮老成內臣如太監覃昌者先教之誦習孝經  
使知孝弟之道出於天性仁敬之心本於自然  
至於八歲教之誦詩讀書凡尊尊親親之等仁  
民愛物之則無不啓知端其趨嚮及其漸長建  
立

### 宮僚之時仍乞

勅內閣大臣會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慎選  
名實相符才德老臣學問醇博端良重望之臣  
以充其任回邪詭秘者不使之與自此日出  
春宮講論經書涵養德性使知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凡世事委曲在所當知人物賢否在所  
當辯與夫



上天之所當敬

祖宗之所當法百姓之所當卹財物之所當惜如此則內外輔導得人而又教之於豫

皇太子德不至於堯舜文武之域者臣未之信也蓋堯舜文武之聖亦由此而至之耳臣以菲材荷

蒙

列聖厚恩叨任六卿之重去歲又蒙

皇上加臣

太子少保正係

東宮輔導之官臣受任以來夙夜惶懼思無以報

惟在豫教

皇儲以成至德他日足克負荷庶少盡臣職分萬一而免冒濫之譏夫教

太子之道禮記文王世子篇賈誼保傅篇載之詳矣宋儒真德秀亦采編入大學衍義進呈於君矣近日儒臣亦嘗進講於

上矣臣猶以此為言者良以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是蓋一得之愚惓惓忠愛之至也伏望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殞越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  
題請

旨

弘治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具題弘治七年正月  
初二日奉

欽依是該衙門知道欽此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馬文升謹

題爲恭請

皇太子御經帷以隆

睿學事恭惟

皇太子殿下年漸長成

天資英偉內外宮臣朝夕輔導講讀學有進益此  
誠

宗社無疆之休後世臣民之福也但臣等叨任大臣

臣文升臣珪俱任

東宮保傳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



皇太子初出讀書於

文華殿獲觀

睿顏之後至今五載止是

正旦冬節及每月朔望日於

文華殿門外朝

叅相去頗遠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日決萬幾猶每月三

御經筵令翰林儒臣講讀經書以隆

聖學而追古帝王今

皇太子當進學之時雖日出讀書止在左春坊與二

三

內閣大臣及

東宮并翰林院講讀等官相接且去處頗狹未甚

從容考之古者帝王之教

太子行步居處太傅在前太保在後入則有師出

則有保蓋欲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此所以教諭而德成也臣等愚見以為

欲請

皇太子照

皇上御經筵故事每月三次初六十六二十六出

御文華殿令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鴻臚寺掌印正官并二品以上官同

內閣大臣

東宮講讀等官侍班講書其侍衛將軍等項比

皇上御經筵之日減半庶臣等得觀

皇太子之

睿顏而

皇太子亦識臣等之愚貌收斂身心嚴威淵穆相接

日久自然度量益宏識見益廣日就月將以至

於緝熙光明之地

睿德益盛而帝王之域有不難造矣臣等惓惓大

馬愚誠如此伏乞

聖明留意裁處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謹題請

旨

弘治十五年四月 日

國子生江都葛洞校正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一終



馬端肅公奏議卷之二

同郡後學魏尚綸編集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馬文升謹

題為陳言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切惟贊襄治道  
固在於百司糾正百司莫先於風紀風紀振則  
百司自爾各盡其職百司盡職則庶績咸熙而  
治道隆矣自古君天下者未嘗不以此為先務  
焉洪惟我

朝稽古定制在內設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  
史以司彈劾在外設提刑按察司以兼理都布

二司軍民又設各道分巡以肅清一道巡按御史總監察焉良法美意至詳且密所以百餘年間相維相統內外肅然近年以來風紀不振是以姦宄得以逞其邪謀羣小得以恣其欺妄賄賂公行紀綱日紊帑藏錢糧浪費空虛貪官汚吏肆無忌憚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崇重臺諫俾之盡言所以姦邪敗露羣小屏逐風紀頗振百司知警治道之隆端有望於

今日矣臣猥以庸才荷蒙

聖恩擢總風紀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捫心揣已無由仰答

知遇之隆進言納忠庶幾效涓埃之報謹以振揚風紀裨益治道一十五事條陳伏望

皇上留心採納俯

賜施行臣不勝幸甚天下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選賢能以任風憲



切惟御史爲

朝廷耳目之官任風紀之重必須得人方稱厥職  
我

朝自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不分進士知縣教官皆  
得除授但選之甚精而授之不苟至正統年間  
朝廷頒降

憲綱新進初仕不許除授御史至正統八年進士復  
得除之成化六年仍遵

憲綱凡遇御史有關止於進士出身知縣并行人內  
行取中間多有不分賢否但資格相應皆得授  
任者所以未盡得人如蒙乞

勅吏部行移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并布按二  
司官各於所屬進士舉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  
知縣內從公推訪廉慎公勤政績昭著民心愛  
戴實有聲譽者明白具

奏遇有御史員闕吏部據此并於考滿行人博士  
內行取如果六年以上知縣員少於辦事二年  
以上進士中選取仍照例會同本院官考選具  
奏除授若所舉不實事發連坐以罪如此則御史  
皆得其人而風紀爲之振肅矣



一禁撫拾以戒賊官

自古重賊吏之法所以爲安養斯民之計也蓋賊吏之害良民猶稂莠之害嘉穀稂莠不除則嘉穀無以遂其生賊吏不去則良民何以安其所故我

朝於文職官吏受贓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罷職役不敘枉法滿貫充軍其所以定賊吏之法可謂嚴且重矣比先年間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官拏問貪贓官吏事無所枉俱不敢撫拾具奏其風憲官員得以展布四體而有司官員不敢

恣其貪酷十數年來文武官員被人具告貪贓等項重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行提到官對證明白律該爲民充軍者往往讐怨原問官員撫拾虛詞朦朧妄奏輒將原問御史等官奏

准差官提解來京或就彼與先問囚犯一同對理縱辯無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謫虧損

國體沮壞風憲莫甚於斯所以風憲官員互相效尤各保職任坐視賊官不敢究問以致法度廢弛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澤如蒙乞勅法司今後凡貪贓等項官員被巡按御史按察司



官提問明白追有贓私律該爲民充軍不分已未發落妄捏虛詞撫拾原問官員者或另行差官或備行巡撫等官先行提吊一千人卷勘問明白別無冤枉委係撫拾該充軍者發極邊衛分充軍該爲民者發口外爲民若御史按察司官果有枉問及違法情罪明白叅

奏按察司官行巡按御史就彼提問御史罪重者行提來京情輕者候巡按滿日到京叅送問罪不許輒便將御史等官一槩

奏提及就彼與原問囚犯一同取問仍行各處按察司出榜於所屬張掛曉諭如此則貪官知所警懼而風憲不致沮壞矣

一擇人才以典刑獄

切惟刑者國之重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而司刑者不可不得其人也得其人則刑罰適中而下無冤民不得其人則刑罰濫及而上干和氣故雖臯陶掌刑而帝舜有明允之命呂侯司刑而穆王有敬明之戒是則司刑之官豈可不慎擇其人而任之哉我

朝舊例凡各處按察司官有關吏部於兩京法司



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評事等官內除授都布  
二司理問所斷事司斷事理問及各府推官有  
闕俱於法司歷事舉人監生內除授尚不得人  
近年以來吏部將各處知府除授副使府同知  
知州除授僉事而推官斷事等官一槩以年老  
監生除授且前項等官多有不識憲體不諳刑  
名問刑之際止憑姦吏任情出入傷天地之和  
召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於此及各處巡撫巡按  
并三司官多有將推官理問斷事往往差遣赴  
京或別項公幹經年半載不得回任以致問刑  
闕人尤爲誤事如蒙乞

勅吏部今後各處按察司不分問刑管屯整飭兵備  
等官有闕俱於兩京法司屬官內推選除授推  
官理問斷事有闕俱於法司辦事進士及歷事  
年力精強舉人監生內除授不宜似前一槩濫  
除仍乞

勅內外問刑衙門以欽卹爲心以人命爲重務求真  
情勿致虧枉仍行各處撫按等官不許將推官  
理問斷事違例擅便差遣有誤問刑如此則司  
刑者各得其人而刑不致於枉濫矣



一責成效以革茲弊

洪惟我

朝設按察司以總理各道以肅清郡縣無非欲振揚風紀彰明憲度俾官吏守法而小民之獲安也其分巡官出巡往回月日亦有定制洪武永樂年間各處分巡分管官常川在外徧歷所屬接受詞訟禁革茲弊宣布教條訪察民隱所以貪污知所警懼軍民不被殘虐近年以來多有顧戀妻子罔肯出巡所過州縣暮到朝行甚至偏僻去處經年不至地方事情全不留意官吏貪酷若罔聞知所以政令日墮而茲弊滋甚矣必須定與期限庶可責其盡職如蒙乞

勅各處巡撫巡按等官今後布按二司分巡分管官員每年春二月中出巡七月中回司九月中出巡十二月中回司務要徧歷所屬每處所住不拘日期凡貪官污吏蠹政害民及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有益地方者務在舉行每季終分巡官將問過贓污官吏名數追過贓罰等項數目及完過勘合詞訟分管官將催完過錢糧撫安過人民并一應合行事件各開報撫按處查考撫



按回日仍具略節總類開

奏乞

勅該部候三年六年考滿之時據此黜陟若推姦避  
事曠職苟祿不依期限擅自回司者許巡按御  
史指實叅

奏究問若有地方緊急事情應回與撫按官計議  
者不拘此例如此則官無瘝曠而姦弊爲少革  
矣

一申 命令以修庶務

洪惟我

朝洪武永樂以來於各邊添設將官假以節鉞之  
拳以鎮守其地各處設都布按三司授以方面  
之寄以分理庶事無非欲振揚威武修飭邊備  
以防外侮之侵承流宣化激濁揚清以造生民  
之福彼時各官奉公守法仰副委託所以  
朝廷無外顧之憂生民免流離之苦近年以來各  
邊將官中間多有指以

進貢爲名肆意科斂軍士廣置第宅恣情燕樂軍  
馬凋弊而不整邊備廢弛而不修一遇有警動  
輒請兵其各處三司官亦皆因循苟且惟望陞



遷瘞曠逢迎罔思補報錢糧侵費詞訟不清小民控訴無門盜賊任其滋蔓此皆方今之弊而所當痛革者也伏望

皇上降勅切責各邊鎮守總兵并各處都布按三司及巡撫官員務要下思安享祿位之榮上念朝廷付託之重洗心滌慮改過自新為鎮守總兵者用心操練軍馬修飭邊備務使軍士精銳威武振揚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為巡撫三司者務使

朝廷恩澤之下布郡邑貪污之斂跡倉廩充實軍

民安妥凡百政令無不修舉如仍

按御史從公糾舉

國典具存決不輕貸如此則

命令申嚴而庶務益修矣

一逐術士以防扇惑

切惟

禁門不許擅入者所以防大姦也左道邪術之有禁者所以懼亂正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於

大明律及



皇明祖訓皆惓惓以致意焉其所以鑒前代之失而立萬世之規者其慮深且遠矣洪武永樂宣德正統年間邪異之人不敢輕至京師近年以來或扶鸞禱聖或書符呪水或燒煉丹藥或假稱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徃徃來京潛住始則出入大臣之家終則進入

皇城之內妄言禍福扇惑人心如往年李子龍近來李孜省鄧常恩之輩夤緣妄爲人所共怒莫敢誰何幸而天厭其禍俱已敗露然雖敗於一時誠恐復於後日若不嚴立重禁何以警戒將來如蒙乞

勅各該衙門行令巡城御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校嚴督地方人等各於所管地方逐一挨訪除軍匠旗校監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陰陽生醫士上納糧草之人外若係邪術之人不分有無文引無故來潛住妄言禍福者俱要趕逐出京若一月不出仍前在京潛住者捉送法司問擬明白軍發極邊衛分充軍民發口外爲民仍乞

勅守



皇城四門內外官員今後務要用心關防搜檢但有前項之徒及不係

內府工作人役擅入

皇城者就便拏獲具

奏送問如有故違事發一體治罪如此則邪術有禁而人心不至於扇惑矣

一擇守令以固邦本

洪惟我

朝設官分職各有體統上下相維以臻治理即古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之意

也今在外之官方面固重而守令為尤重蓋守令為親民之官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受其殃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以守令為重往年知州知縣未盡得人該大學士李賢奏

在凡遇

朝覲之年吏部於聽選監生舉人內不分附選遠

近考選銓除臣在陝西巡撫之時亦曾具

奏於進士舉人內選擇除授以此大州巨邑民頗受惠近年以來各處知州知縣有一年不曾除授者甚至有二年除授不到者詢其所以蓋由



吏部每選考試之時無堪任守令之人以此遲  
遲正官既闕佐貳管事遲一日則民受一日之  
害且堂堂

天朝豈無其人蓋因拘於附近年月所以不得越期  
除授誠恐豪傑之才坐淹歲月多致衰老不得  
實用臣實惜之如蒙乞

勅吏部查照大學士李賢奏

准事例每年一次於聽選舉人監生內考選年力精  
強堪任知州知縣者若干人臨時於各衙門辦  
事進士內相兼選用不許將雜行之人除補仍

預訪州縣之煩簡斟酌人才之高下除授其四  
川雲南廣西福建路途遙遠江水險惡所除官  
員一年之上方得到任若候闕到方纔除去不  
無太遲亦須照闕預先一年除授前官縱有事  
故亦不至於一年之久至於布按二司官各府  
知府乃守令之綱也所係甚大尤宜慎選陞用  
俾嚴考守令之賢否以報撫按撫按覆考是實  
轉達吏部吏部再加訪察以憑黜陟如此則守  
令庶得其人而政事修矣

一嚴考覈以示懲勸



洪惟我

朝

舊制凡在京各衙門屬官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  
本衙門考覈後俱送都察院考覈初任稱職者  
朝廷給與

誥勅封贈其親不稱職者不得關給且有黜焉此乃  
勸善懲惡旌廉戒貪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  
之意也比先年間依此考覈人無異言近年以  
來各衙門屬官因見本堂上官考稱本院詢訪  
行止平常考作不稱職者輒便捏詞具

奏或造謗言原考御史多被連累自此因循虛應  
故事以致賢否不分廉貪無辯  
祖宗勸懲之典廢弛殆盡若不從公考覈無以警戒  
百司如蒙乞

勅六部等衙門堂上官今後考覈屬官務要察其平  
昔行止斟酌出與考語若本院考覈不稱職官  
員敢有似前捏詞妄

奏原考御史者許十三道御史將本官實蹟明白  
劾

奏有贓者問罪罷黜平常者降調外任其本官委



係廉能而御史挾私考作不稱者一體治罪如此庶

舊典不致廢墜而官僚知所警戒矣

一禁公罰以勵士風

切惟科罰科斂法律所當最禁者也邇來人心不古貪風愈盛天下府州縣官員不才犯此者固多中間有等曾經旌異或上司禮待稱爲賢能者往往假公營私罰取百端一年之間所罰銀不下數百餘兩甚至千有餘兩者誠恐議論欲掩人之耳目或領支修理學校或給發蓋造衙門官用者百無一二入已者十常八九其三司官指以公用爲由亦各濫罰財物

憲宗皇帝明見此弊之甚曾降戒諭之

勅比之穿窬之盜今弊尤存尚不知改且兩京爲天下之本四方之極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兩京各衙門屬官中持正操節者固多而濫罰財物者亦有及供送柴薪皂隸到京正數已足縱容家人指要銀兩致民嗟怨有玷士風如蒙乞勅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各行分巡分守官員嚴加禁約所屬不許似前公罰財物虐害小民



敢有不悛從公體訪得實不分有無原告就便  
拏問如律其三司官尤須律已正人毋蹈前轍  
如有故違巡按御史即便糾劾仍乞

勅兩京堂上官各戒所屬以革前弊益敦廉耻之風  
共助維新之治如此則庶官各知所警而士風  
為不偷矣

一廣儲積以足國用

切惟自古君天下者莫不兢業自持省財節用  
恒以國用之不足為憂洪惟我

朝

列聖相承咸能愛惜民財不肯妄費雖賞四夷不過  
綵段所以

內帑金銀常有數百萬之積近年以來羣小用事  
妄興造作欺罔多端以致府庫為之空虛天下  
為之困憊

皇上嗣登寶位賞賚未周而內藏已蕭然矣况天下  
府州縣倉廩俱無數月之糧而各邊亦止有二  
年之用萬一邊方有事或水旱災傷將何以濟  
興言至此深可寒心如蒙乞

勅戶部通查在京及天下方面府州縣衛所大小文



武官員及各

王府宗支一應軍士若干共該支本色俸祿糧若干折色銀鈔若干通計天下歲收稅糧金銀若干鈔貫若干有無彀用如果不足作何區處使不闕乏及

內帑前項已空之數如何措置使之充盈或造鈔貫或鑄銅錢或清理鹽法或查勘屯田或開辦天下之稅課或清查各處之船料凡理財之方足國之計無擾於民有益於國者宜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儲積可廣而國用爲之不乏矣一恤土人以防後患

切惟思患豫防有國之大事防微杜漸保治之良圖臣切見順天府所屬固安永清武清灤縣及保定定州河間等處洪武永樂年間原安插土達不下千戶百十餘年生齒日繁雖同編氓終係異類即今精壯男子恐有萬餘爲官者止憑俸祿而俸祿爲有限在鄉者全藉田土而田土爲不增况達官折俸銀兩比先年間按季關支近來過二三季度或一年不得關支者賴此養



瞻別無營生一有不足爲盜行劫勢所不免萬  
一邊方有警不無乘機剽掠事之可憂莫大於  
此必須使之得所庶可保無後患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計議將在京各衛達官折色俸糧務要  
按季關與及將在外各處土達如果田土不足  
者或將空閑地土或將入官莊田分撥各人耕  
種使足養其妻子不致失所以絕爲盜之心以  
杜覬覦之念或選立屯長使有統屬或拘官操  
練得食口糧該管官員加意存恤果有違犯治  
之以法凡可以立久遠之規彌後日之患者宜

### 從計處具

奏定奪如此則撫恤有方而不貽患於後日矣  
一清僧道以杜遊食

切惟天下之事有當緩而所係急者僧道是也  
蓋當緩者僧道也所係急者民食也若視僧道  
爲緩而不嚴加清查則遊食者日衆而民食恒  
不足矣我

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過三  
十名每縣各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  
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額設



僧三萬七千九十餘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餘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可足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又不耕不蠶賦役不加則食之者衆而爲之者少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何剏修寺觀徧於天下妄造經典多於儒書敗化滅倫蠹財惑衆自京師達之四方公私之財用於僧道者過半民食不足未必不由於此其勢又不能盡去若不通查嚴禁則將來遊食者何有紀極如蒙乞

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若干名除額度之數外多若干名如果數多旣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

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故違再言度僧者許科道官糾劾拏問仍通行各該撫按等官督責官司嚴加查勘但係新修私剏寺觀即便拆毀併於古刹大寺觀其中但有原



無度牒行道童即令還俗當差敢有私創庵觀  
及容隱未度行道童收爲徒弟者各問發口外  
爲民寺觀住持還俗爲民僧道官罷黜不舉者  
罪同所司官員容隱者亦治以罪仍通行天下  
撫按出榜嚴加禁約仍令各寺觀按月開報不  
致故違重甘結狀付所在官司查考如此則僧  
道無濫度之弊而民食不致坐費矣

一敦懷柔以安四夷

切惟四夷來貢者慕化之誠

朝廷優待者柔遠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

朝之故事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掃胡元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蠻罔不來

貢賜以綵段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豐厚使之

厭飫所以畏威感恩蠻夷悅服自成化年間以

來光祿寺官不行用心局長作弊尤甚凡遇四

夷朝

貢到京

朝廷賜以筵宴與之酒食大宴品物頗可而朔望  
見辭酒飯甚爲菲薄每樵肉不過數兩而骨居其半



飯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攪水而淡薄無味所以夷人到席無可食用全不舉筋且朶顏等三衛海西等處達子女直固不爲意而安南朝鮮知禮之邦豈不譏笑臣昔往遼東整飭邊備曾聞夷人怨言亦嘗具

奏蒙

憲宗皇帝勅令禮部光祿寺凡遇宴待夷人禮部該司官并光祿寺堂上官各一員巡看一時頗可今猶如舊臣若不再言年復一年益加苟且非惟結怨於外夷其實有玷於中國此事雖小關係甚重如蒙乞

勅禮部查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及欽奉

累朝奏蒙

詔旨行令光祿寺今後凡遇外夷朝

貢到京或該筵宴或朔望

見辭酒飯務要照依先年定例差官看視下飯斤數不許短少飲食菜蔬俱堪食用酒亦不許攪水今後除筵宴外其

午門外夷人酒飯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看但似前剋減酒肉十分菲薄者許將光祿寺官并局



長等叅

奏摺問如此庶使懷柔有道而得外夷之歡心矣  
一節財用以蘇民困

切惟爲國莫先於愛民愛民必先於節用苟不  
節用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雖有愛民  
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仰惟

皇上嗣登寶位之初重下寬恤之

詔示以憫念小民凡事減省之言此即大禹克勤克  
儉文王視民如傷之

盛心也天下蒼生無不欣戴且我

朝洪武永樂洪熙宣德年間生養休息軍民富足  
故雖外征北虜內營

宮殿樂於趨事未嘗告勞自正統十四年以後天  
下多事民始覺困自成化年間各處鎮守等官  
爭相

進貢科取百端民愈凋憊加以山西河南陝西連  
年荒旱不收有司素無儲積民之死亡過半田  
土荒蕪而糧稅如故北直隸山東之民養馬供  
柴而征徭尤重江南各省人民輸納京儲及供  
兩京



內府物料民困財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若非節財之用生養休息十數餘年豈能蘇其困憊然節用之道必自

內府減省始如蒙乞

勅戶禮工三部各查

內府衙門自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年間一應供用之物如油蠟猪羊雞鵝及擡柴夫工價銀兩等類某年用若干某年添若干通查明白逐一上陳

御覽斷自

宸衷量加減省若減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就爲定例不許各衙門再行具奏增添尤望

皇上自今凡百用度賞賜更加撙節罷不急之修造裁冗食之人員則帝王克儉之盛德復見於今日而民困爲少蘇矣

一足兵戎以禦外侮

切惟爲國之道足兵爲先兵有不足外侮何禦書曰張皇六師兵法曰亡戰必危是知自古莫不以兵戎爲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之初設衛籍兵天下之軍共有數百餘萬即今百十餘年而逃亡死絕者過半蓋由里老埋沒而無冊籍之可查衛所作弊而無文卷之可憑雖有清軍御史而清出者百無二三雖解到衛所而隨逃者十常八九若再加百年絕故愈多此軍士消耗之弊如此也其見存之軍江南者俱各守邊備倭僭運糧儲江北者俱赴京邊輪班操備而在衛守城不過老幼數百人都司操練止有餘丁一二千名居重馭輕京師軍士雖有二十餘萬南京官軍雖有五萬之上然多有名無實況騎射之未精什物之未備加以連年做工疲困已極輪班往返艱難尤甚此軍士見存之弊如此也消耗之軍既不能復見在之數又不堪用兵戎誠爲不足遇警將何調用況今胡虜猖獗於甘涼出沒於西北強賊又哨聚於江右此皆腹心之患而大有可憂者如蒙乞

勅兵部通行天下都布二司各行所屬衛所府州縣有司將所管各里軍戶充軍衛所官旗姓名逐一查理明白衛所各將所管軍人姓名籍貫充



原件短缺

P24 以後缺





